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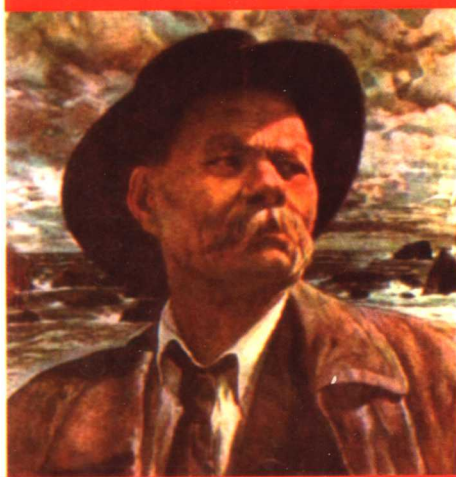
根据 国家 教育部 最新 语文 课程 标准 编写

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不受过他们哺育和影响。

——郭沫若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苏联】高尔基 著
袁乐乐 译

世界就像黑夜，每一个人都必须靠自己来照亮它。

——高尔基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 著

袁乐乐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 (苏) 高尔基著；袁乐乐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5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ISBN 7 - 104 - 02085 - 3

I. ①童...②在...③我... II. ①高...②袁...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357 号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策 划：赵 莹

责任编辑：赵 莹 郑 伟 左灿丽

美术编辑：飞 天

责任校对：美 豫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子信箱：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40mm × 960mm 1/16

印 张：37

字 数：445 千

版 次：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104 - 02085 - 3/I·829

定 价：25.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著名的三部曲自传体小说，通过对作者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世纪之交广阔时代背景上一代人的成长。

《童年》反映小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父亲去世后，在外祖父家里度过的岁月。看到、听到的事，在作者优美的文笔下，个个都写得深刻细腻，引人入胜，像一颗颗珍珠，而全书则有如这些珍珠组成的一串晶莹的项链。

《在人间》写阿廖沙 11 岁时因外祖父破产出外谋生的经历。他在鞋店、圣像作坊做学徒，在轮船厨房里打杂，过着非常沉重而且苦闷的生活。

《我的大学》讲述 16 岁的阿廖沙在喀山上了一所特殊的大学——“社会大学”，他在大学里接触到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思想的启迪和教育。这所“大学”为他展现出一个越来越广阔的世界。

读这个三部曲，人们都会被小阿廖沙渴望读书、拼命读书的精神所感动，也会为阿廖沙为了读书所遭受的屈辱、欺凌而落泪。这个三部曲真实记述他在生活底层与人民大众的直接接触，深入社会，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吸取知识养料使他真正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一位文学大师。

这个三部曲作者通过一个逐渐成长的孩子的眼光来描写他的周围世界，谦逊地不肯多着笔墨，但却给读者一个倔强富有同情心和不断追求的阿廖沙形象，反映出高尔基对俄罗斯底层人民生活的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以及塑造人物性格的高超才能。



目 录

前 言 /1

童 年 /1

第一节 /3

第二节 /12

第三节 /24

第四节 /41

第五节 /54

第六节 /68

第七节 /75

第八节 /87

第九节 /102

第十节 /118

第十一节 /136

第十二节 /154

第十三节 /173

在人间 /187

一 /189

二 /205

三 /220

四 /230

五 /256

六 /268



七 /278

八 /291

九 /305

十 /319

十一 /336

十二 /353

十三 /372

十四 /383

十五 /397

十六 /408

十七 /420

十八 /434

十九 /446

二十 /458

我的大学 /471

童年





第一节

在那个阴暗的小屋子里，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全身上下穿的都是白衣服身子显得特别长。光着脚，脚趾很奇怪地叉开着，那文雅的手指正无力地搭在胸口上。

他含笑的眼睛紧闭着，就象上面盖着两枚黑色的铜钱；他那慈祥的脸也变成了青紫色。牙向外龋着，把我吓坏了。

母亲穿着红裙子，其他几乎没穿什么，正在他身边跪着，用我经常拿去锯西瓜皮的那把黑梳子，梳理着他的头发。

她声音低沉而嘶哑地不停咕哝着什么，她那灰色的眼睛肿了，整个眼睛都好像泡在了泪水里一样。

我的手被外婆紧紧地攥着，她是一个很胖的老妇人，头很大，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很好笑的大鼻子。她全身都很软和，穿着黑衣服，很迷人。她也在流泪，但哭得很特别，好像是陪着我母亲哭，配合得很合拍。

她要将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使劲往后缩着，藏在她裙子后边。我有点害怕，还有点不舒服。

我以前从未见大人哭过，也不理解外婆不停地给我说的话：“去，去跟你爸爸告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还不到年纪就死了，我的孩子，还不到时候……”

我刚刚生过一场大病，在那期间，我记得，父亲常常很高兴地来陪我玩，可是，他突然间就不见了，外婆，这个奇怪的老妇人从此便代替了他的位置。

“你走了很远的路才到这儿吗？”我问她道。

“我没有走路，我是坐船来的，你是不能在水面上走的，小鬼！”她回答道。“我是从上面，从尼日尼来的。”

这真是太好玩了，太有趣了！她说“上面”，在我们家的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大胡子的波斯人；而地下室则住着黄皮肤的卡尔麦克，他是个卖羊皮的老头；你可以顺着楼梯栏杆滑下去，如果你摔倒了，那就会一头栽下去。这些我都知道得非常清楚，但哪儿有水呀？她全都搞错了，肯定是迷糊了。

“你为什么要喊我小鬼呢？”

“因为你太大了！”她大笑着回答道。

她说起话来很慈祥，很爽朗，也很快乐。从第一天起，我就



跟她成了好朋友，而现在，真想让她马上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把我弄得很烦乱，她的泪水和悲叹令我异常地痛苦。我以前从没见过她现在这个样子，平常她是一个严厉的女人，从不说多余的话。

母亲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高大得像一匹马，她有副强健的身躯，还有一双非常有力气的手。

但是眼前的她，浑身浮肿的难看。她的衣服也扯开了，她的头发，原来总是梳得很整齐，就像一顶整洁明亮的帽子，戴在她的头上，而此时却在她裸露的肩膀上披散着，还进到她眼睛里了，甚至还有一绺头发，飘到了我父亲那睡着了的脸上。

我在房间里都站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她竟没看我一眼，一心一意地一边给我父亲梳头，一边在那儿哭泣。

门外站岗的警察，和一些脸庞黝黑的农夫朝屋里看着。

“快些，把他弄出来吧！”警察大叫道。

窗户上挂着一个黑色的披肩，被风吹动着，就像个帆似的。

有一回，我的父亲带着我去划小帆船。我们正划着，突然打了一声响雷。

父亲大笑了起来，把我夹在他的膝盖中间，大声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怕，儿子！”

母亲突然从地板上费劲地站了起来，可接着又背朝地倒下了，头发在地板上散乱成一片。她紧紧地闭上眼睛，脸都变成铅色了，她的牙就像我父亲那样紧紧地咬着。

她用一种可怕的声音气吁吁地说，“锁上门，阿列克赛！你给我出去。”

外婆把我推到了一边，然后冲到了门口，喊道：“不要害怕，好人！请你们都别动她，看在基督的份上，行行好，你们走开吧！这可不是霍乱，她要生孩子啦，同情同情我吧，我的好人！”

我躲到黑暗角落的一个箱子后面，我看到母亲在地上翻腾着，呻吟着，磨着她的牙。而外婆也在她四周爬来爬去，亲切而快乐地说道：

“为了圣父和圣子，忍一下吧，瓦留莎！圣母呀，保护神呀，保佑她吧！”

我非常害怕！她们俩一直在我父亲身边来回地爬着，总是碰到他，她们叫呀，呻吟呀，但是他却一动不动，好像还在朝着她们笑呢！



就这样一直过了好长时间，有好几次，母亲都挣扎着站起来，可又跌倒下去；外婆几次从房间里冲出去，看起来像一个抛出去的又大又软的黑皮球。突然，一个婴儿的哭声划破了夜空！

“感谢上帝，”外婆喘着气说道。“是个男孩！”

她点亮了一支蜡烛。

我那时一定在角落里睡着了，因为其它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我另一次很清晰的记忆，是在坟场的一个荒芜的角落。那是一个雨天，我站在又粘又滑的小土堆上看着下面的小墓坑，那是他们要把我父亲的棺材放进去的地方。

坑的底部全都是水和青蛙，其中的两只还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子上面。

在坟墓旁边站着的有我，外婆，负责此事的警察，还有两个脾气不好的农夫，手里拿着把铁锹。温暖的小雨点不停地洒落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说着走到了一边。

外婆哭着，用头巾的一角捂住她的脸。

两个农夫弯下腰，往坑里填了第一铲土。

坑里的水飞溅起来，而那两只青蛙开始从墓穴壁上往外跳，土块又将它们打落到坑底。

“离开这儿吧，阿廖沙！”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道，可是我却从她手里挣脱了，因为我不愿意离开这儿。

“噢，上帝！”

她叹了口气，也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报怨上帝。她静静地在那里站了好久，垂着头，一直到坟全都填平了，她还在那儿。

农夫们用铁锹背拍着土。

一阵风刮来，把雨给吹走了。

外婆牵着我的手，穿过黑压压的一片十字架，领着我走向那远远的教堂。

“你为何不哭？你本来应该哭的！”当我们到坟场外面的时候，她问我。

“我不愿意那样。”我说道。

“唉，要是你不想哭的话，那就不要哭了！”她平静地回答道。



她让我哭，真是有点奇怪。我从小都很少哭，只有觉得感情受了伤害时才哭，身体上受点伤我是不哭的。

我一掉眼泪，父亲就嘲笑我，而母亲就冲着我嚷：“别哭！”

后来我们坐在一辆小马车里面，走在一条又脏又宽的街道上，街道两边是一幢幢深红色的屋子。

“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我问道。

“不，它们出不来了，上帝保佑它们！”她回答道。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从未如此频繁而亲切地说过上帝的名字。

几天以后，外婆、母亲与我一块坐在了一艘小轮船上。

我那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身上裹着白布，用红带子捆着，躺在墙角的一张桌子上。

我在包袱和箱子上坐着，望着窗外，那窗子向外突着，让我想起了马的眼睛。窗外那泛着泡沫的水不停地流着，有时候，河水猛冲上来，打到窗玻璃上。

我吓得身不由己地跳到地板上。

“不要害怕！”外婆说道。她用她那柔软的胳膊将我抱起来，将我放回到包袱上。

水面上雾气腾腾的，远处时不时地从雾中显出一块黑色的土地来，不过立即就又消失了。

我们四周的每一件东西都在颤动，只有母亲，双手在头后面交叉着，依着船舱站着，纹丝不动。她脸色发青，神情很严肃，眼睛紧闭着，跟瞎子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连她的穿着都变了，在我看来，她显得非常陌生。

外婆时不时地轻声对她说：“瓦留莎，你能不能吃点东西，就吃一点，好不好？”

可母亲还是一句话也不说，还是纹丝不动。

外婆总是小声跟我说话，跟母亲说话时声音就稍微提高一点，不过很小心，也很慎重，而且说得很少。

看样子，她可能有点怕母亲，这我能理解，而且这也让我跟外婆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水手到哪儿去了？”母亲猛地大喊了起来。

她的话十分奇怪，也很陌生，“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走进船舱，他穿着蓝衣服，拿着个灰木盒子。姥姥接过木匣，把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她做完了这



些事，便伸了伸胳膊，托着盒子走向门口，可是她太胖了，只有侧身才能过去。她站在那里，什么也没说，看上去有点可笑。

“哦，妈妈！”母亲不耐烦地叫了一声，从她手里拿过棺材，她们一起走了。我仍然和那个穿蓝衣服的人一起呆在舱里。

“啊，是你的弟弟死了吧？”他向我弯下腰，说道。

“你是谁？”

“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

“是座城市。向窗外看，那里就是！”

窗外的雾气中，露出正在移动的黑乎乎的土地，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块似的。

“姥姥去哪里了？”

“去埋她的孙子了。”

“她们会把他埋在地下吗？”

“当然是埋在地下。”

我告诉水手，他们埋葬我父亲时是怎样埋的两只青蛙。他把 我抱在怀里，紧紧地搂住我，亲着我。

“啊，小家伙，这样的事你还不明白！”他说道。

“那些青蛙是用不着去可怜的，上帝保佑它们，你的妈妈应该可怜，你瞧瞧她被折磨得多么厉害啊！”

突然，上面传来一声刺耳的响声，而我明白那是汽笛的响声，因此并不害怕。那个水手匆匆地把我放了下来，冲了出去，边跑边对我说：“一定得走了！”

我也想走，就跑出了船舱。

黑暗而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只能看到离门不远的地方，楼梯上镶的铜条在闪闪发光。

我朝上看了看，发现一些身上背着包袱、手里提着提包的人。很明显，大家都在下船，也就是说，我也得下了。

但当我跟农夫们一块走到甲板边的踏板前时，人们冲着我嚷开了：“你是谁啊？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好长时间，他们把我推来挤去，又是拍又是摸的。终于，那个头发花白的水手出现了，说道：“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起我回到船舱里，把我放在行李上，冲着我晃动着一个



手指：

“我就要揍你了！”当他出去时吓唬我说。

头顶上的响声慢慢地安静下来，轮船也不再溅水了，船也不晃动了。船舱的窗户外面是一堵湿墙，使舱里变得又黑又闷，行李好像涨大了，要把我挤出去似的。他们是不是要永远把我扔在这艘空船上？

我走到门口，门关得紧紧地，我根本就扭不动铜把手。我抓起牛奶瓶，用尽全力向门把手砸去。

瓶子碎了，牛奶溅到我的腿上，流到靴子里了。这办法不行，我躺在包袱上，一个人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轮船越来越厉害的颤动把我惊醒了。船舱里的窗户亮得像有个太阳在上面似的。姥姥在我身边坐着，一边皱着眉头，一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梳着头。她长着一头让人感叹不已的浓发，厚厚地盖住了她的肩膀、胸部、膝盖，一直拖到地上。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拿起来，用力把那把粗糙的小木梳插进她那厚实的头发中。

她的嘴歪着，黑眼睛也生气地闪着光，在那一大堆头发中，她的脸显得特别小，而且非常有趣。

今天她好像不大高兴，但是当我问她头发为什么会那样长的时候，她的声音还跟昨天一样轻柔，还是那样亲切：“这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他让我整天忙着梳理这些可恶的头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以它为骄傲，不过在我这个年纪，我就诅咒它了！回去睡觉吧，孩子，天还早着呢，太阳还没出来！”

“我不想睡了！”

“要是不想睡，那就别睡了。”她答应了，一边编着辫子，一边往沙发上扫了一眼，母亲在那儿直直地躺着，就跟一根木头似的。“昨天你是如何将牛奶瓶打碎的？小声点说！”

她说话有点特别，像是唱出来的，就跟美丽的鲜花一样，这让我很容易就记住了它们。

她微笑的时候，黑色的眼睛就会张开，闪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光芒，她一笑，就露出那坚固而洁白的牙齿，尽管黑色的两颊上有很多皱纹，不过整张脸看上去是那么年轻、有光泽。

她的脸都被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搞糟了，那鼻头红红的。

她从一个镀银的黑色盒子里嗅了鼻烟。她穿了一身黑衣服，可她眼里却闪着温暖、快乐、永不熄灭的光，那是从内心发出来



的。她很胖，又躬着腰，都快驼背了，可她跑起来却灵活轻便得跟只大猫似的，而且身上也柔软得跟可爱的小动物一样。在她没来之前，我似乎一直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来了之后，就把我唤醒，带到了光明之中。

她把我身旁的一切全都连成了一根线，又把它编织进了五彩缤纷的花边。

她立即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成了我最亲近的人，我最了解的人！

她对生命那无私的爱充实了我，使我有勇气面对我艰苦的未来……

四十年前，轮船就那样慢慢地走着。经过好长时间，我们才到达尼日尼，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刚开始时那美好的几天。

天气特别好，我跟外婆一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

头上是明朗的天空，伏尔加河两岸美丽的金秋景色跟绣了花边一样。

桔红色的轮船逆着水流，拖着一只大驳船，懒洋洋地往上驶去，轮桨打着水，发出沉重的回响声划过蓝灰色的水面。

小驳船是灰色的，就跟一只水虫似的。

阳光不知不觉地在伏尔加河上空移动，我们周围的景色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绿色的群山，就像大地那华贵衣服上的皱褶，远远的城市和乡村就像雕饰一样，金黄色的树叶在水上漂浮着。

“看，那多漂亮！”

外婆显得容光焕发，快乐地睁大了眼睛，从甲板这边走到那边，不停地嚷着。

她常常往那儿一站，呆呆地望着河岸，忘了我的存在。她的手在胸前交叉着，嘴角含着一丝微笑，眼里却含着泪水。

于是，我就扯了一下她那绣着花的黑裙子。

“嗯？”她浑身一抖，说道。“我似乎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

“你怎么哭了？”

“我的宝贝，那是因为我太高兴了，也太脆弱了，”她微笑着说。

“我现在老了，我已经活了六十多岁了！”

接着，她又嗅了一下鼻烟，给我讲起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有圣人和动物，有善良的强盗，还有妖怪。



她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声音非常轻，还很神秘，她的脸紧贴着我的脸，瞅着我的眼睛，就好像她正往我的心里输入一种力量来给我以支持。

她说话就跟唱歌一样，后来就更顺口，听她说话有种难以表达的愉快，每当她讲完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叫道：

“继续！”

“下边是这样一個故事：在炉灶下面，坐着一位灶神爷，一根面条扎到了他的脚上，他叫唤着，坐在那儿晃来晃去：‘噢，小老鼠，我要死了，小老鼠！’”

她抓住她的脚，绷着脸，好象她受了多大罪似的，把脚来回晃动着。

留着大胡子的水手们也围在那儿，都很和善。他们边听边笑，并称赞她，还请她再多讲点儿，“继续，老奶奶，再给我们讲一个！”

他们还会说，“来，和我们一块去吃晚饭。”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她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但是，所有这些事全都是偷偷干的，因为船上有一個人，他不准人吃水果，要是他发现有人拿着水果，他就会一把夺过去，并把它扔进河里。他打扮得跟警察差不多，穿着制服，衣服上钉着铜纽扣，整天醉熏熏的，船上的人都躲着他。

一般情况下，母亲都躲着我们，很少到甲板上来。

她跟原来一样默不吭声，到现在我还记得，她那高大美丽的身形，脸色铁青，粗大的辫子盘在头顶，就跟王冠一样。看上去就跟蒙着一团雾或是一层明亮的云彩一样，她那一双灰色的眼睛，跟外婆的一样大，仿佛总是从很远的地方冷冷地透视着人生。

有一天，她严厉地说道：

“妈妈，你这样会惹人笑话的！”

外婆和善地回答道，“只要他们喜欢，让他们笑话好了，叫他们笑个够！这是个美丽的世界，对他们有好处！”

我记得，一看到尼日尼，外婆就兴奋得跟个孩子一样。

她牵着我的手，把我拉到船舷那儿，嚷道：“瞧瞧，多美啊！”

“那就是你的尼日尼，真是太美了！”

“瞧那些教堂的圆屋顶，它们似乎是在飞呢！”



她含着眼泪转向我母亲：

“瓦留莎，你看一下吧，我估计，你都快将这地方忘了，你快乐起来吧！”

母亲很勉强地笑了笑。

轮船来到了那可爱的城市的对面。

就停在河中间，河面上到处都是船，竖立着上百根桅杆。

一只装满了人的大船靠到了我们这只船上，钩住了放下的跳板，人们就沿着跳板，爬到我们的甲板上。

走在队列最前头的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他穿了一件长长的黑大衣，长着一双绿眼睛，鹰钩鼻子，一把金棕色的胡子。

“爸爸！”

母亲大声叫道，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

他抱住她的头，两只通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脸，兴奋地尖叫着：

“噢，噢，傻瓜，你们终于来了，哈哈！”

外婆则跟个转起来的陀螺似的，一会儿就把每个人都拥抱、亲吻了一遍。

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说道：“这儿，快来，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可夫舅舅，这是娜塔莉娅舅妈，这两个男孩是表哥，他们都叫萨沙，表姐叫卡杰琳娜——这就是咱们全家人，你瞧，有多少啊！”

外公问她：“你怎么样，孩子他妈？”他们互相吻了三下。

接着，外公将我从人群中拉了出来，用手摸着我的头说道，“你是谁的孩子啊？”

“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呢？”外公转向我母亲，问道，可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推着我往前走。

“颧骨跟他父亲的一样！”他说道，“到小船上去吧！”

我们上了岸，爬上一个斜坡，斜坡是用鹅卵石铺成的，两边全是被人踩过的黄黄的野草。

外公跟我母亲在前头走。他个头只到母亲的肩膀那儿，步子又小又快，而她就像飘在天空中似的，居高临下看着她的父亲。

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默不作声的舅舅：米哈伊尔舅舅留着一头整齐的黑头发，身体跟外公一样瘦；雅可夫舅舅则长着金色的卷发。